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十二

番禺陳澧撰

諸子書

韓昌黎進學解。稱孟荀二儒。吐辭爲經。謝金匱。荀子序云。小戴所傳三年問。全出禮論篇。樂記。鄉飲酒義。所引俱出樂論篇。聘義。子貢貴玉賤珉。亦與德行篇大同。大戴所傳禮三本篇。亦出禮論篇。勸學篇。卽荀子首篇。而以宥坐篇末。見大水一則附之。哀公問五義。出哀公篇之首。則知荀子所著。載在二戴記者尙多。禮謂此吐辭爲經之證也。文心雕龍。諸子篇云。其純粹者。入矩三年問喪。寫乎荀子之書。此純粹之類也。昌黎讀荀子。則云。時若不醇粹。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。昌黎總論之言。各有當也。

荀子書開卷。卽曰學不可以已。青取之於藍。而青於藍。冰水爲之。而寒於水。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。欲求勝於前人耳。其非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子。黃東發云。欲排二子而去之。以自繼孔子之傳也。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。但曰它器。魏牟也。陳仲。史鰌也。墨翟。宋鉏也。慎到。田駢也。惠施。鄧析也。獨於子思孟子。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。且非子思孟子之語。亦倍多於它器之等。韓詩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。因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。爲韓非李斯之流。託其師說以毀聖賢。此欲爲荀子回護耳。然又云直哉史魚。以爲盜名可乎。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楊倞注云。先君子孔子也。子思唱之。孟軻和之。世俗之溝猶矜儒。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。遂受而傳之。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。據此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

子得孔子之傳矣。尚可排而去之乎。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。陸子靜之於朱晦菴。又從而效之。夫亦可以不必矣。陸子靜詆有子貢子張子夏諸賢亦似效荀子也。非十二子篇。又云。弟佗其冠。神禪其辭。禹行而舜趨。是子張氏之賤儒也。正其衣冠。齊其顏色。噤然而終日不言。是子夏氏之賤儒也。困學紀聞云。荀卿之黜毀過矣。然因儉儒憚事。無廉恥而嗜飲食。是子游氏之賤儒也。此詆子游氏。甚於子張子夏氏。何以獨惡子游如此。觀其非子思孟子云。世俗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。或子思孟子之學。出於子游歟。

孔叢子云。趙王問子順曰。今寡人欲求北狄。不知其所以然。答曰。誘之以其所利。而與之通市。則自至矣。王曰。寡人欲因而弱之。若與交市。分我國貨。散於夷狄。是疆之也。可乎。答曰。夫與之市者。將以我無用之貨。取其有用之物。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。如斯不已。則夷狄之用。將麇於衣食矣。殆可舉種而驅之。豈徒弱之而已乎。陳士義篇。孔叢子書。可取者少。獨此一段。讀之令人感憤不已。自明以來。外夷與中國交市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。古人弱夷狄之術。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。悲夫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自今以後。勿取其無用之貨。乃中國自疆之術也。不取其貨。則彼失其所利。是即弱夷狄之術也。後世當有讀孔子順之言。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。

戰國時。儒家之書。存於今者鮮矣。禮以爲屈原之文。雖詩賦家。其學則儒家也。離騷云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。又重之以修能。又云。汨吾若將不及兮。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有天資。有學力。而又及時自勉也。涉江云。被明月兮佩寶璐。世溷濁而莫余知兮。吾方高馳而不顧。駕青虬兮騁白螭。吾與重華遊兮。璫之圃。登崑崙兮食玉英。與天地兮比

壽。與日月兮齊光。此言人不知而不愠。與古聖人爲徒。高矣美矣。足以不朽也。橘頌云。深固難徙。廓其無求兮。蘇世獨立。橫而不流兮。此中庸所謂強哉矯也。此靈均之學也。宋玉九辨。亦云。獨耿介而不隨兮。願慕先聖之遺教。處濁世而顯榮兮。非余心之所樂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。團窮處而守高。食不餚而爲飽兮。衣不苟而爲溫。竊慕詩人之遺風兮。願託志乎素餐。其對楚王問。自謂瑰意琦行。超然獨處。非夸語也。杜子美稱之曰。風流儒雅亦吾師。真可謂儒雅矣。真可師矣。彼罵宋玉爲罪人者。烏足以知之。皇甫持正答李生第二書云。筆語未有賸實王一字。已罵宋玉爲罪人。○朱子楚辭集注云。景差大招。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。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。

管子之書。史記采入列傳者。曰倉廩實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上服度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此最精醇之語。其餘則甚駁雜。其言曰。惠者民之仇讎也。法者。民之父母也。法法篇羣臣之不敢欺主者。非愛主也。以畏主之威勢也。百姓之爭用。非以愛主也。以畏主之法令也。明法解凡所謂忠臣者。務明術也。法法篇如此類者。法家語也。故

藝文志。以管子列於法家。或後之法家。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。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。又有云。有名則治。無名則亂。治者以其名。韞督言正名。故曰聖人。心術上篇凡物載名而來。聖人因而財之。同如此類者。名家之言也。又云。虛無無形

謂之道。同上天曰虛。地曰靜。乃不伐潔其宮。開其門。去私毋言。神明若存。紛乎其若亂。靜之而自治。強不能偏立。智不能盡謀。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。然後知道之紀。同上此則老子之說矣。又云。仁從中出。義從外作。戒告子之說。出於此歟。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。又云。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。此尤後人所依託也。其地員篇。則農家者流。藝文

志。農家之書無存者。於此可見其大略。蓋一家之書。而有五家之學矣。

管子書。所用權術。後世多不可用。或其事由於虛造。或當時人心近古。可以欺之。後世人皆狡猾。不復可以此欺之矣。通典輕重篇。載其事。而自注云。凡問古人之書。蓋欲發明新意。隨時制事。其道無窮。而況機權之術。千變萬化。若一二楷模。則同刻舟膠柱耳。

老子云。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。鬼子止云。蓋三皇之道也。志。卷三上。郡齋讀書志。卷三上。趙邠卿云。五帝以來。有禮義上下之事。不可復

若三皇之道。孟子滕文公章句上。崔實政論云。俗士苦不知變。以爲結繩之約。可復理亂秦之緒。本傳。後漢書。好老子之說者。自

以爲高。而不知適成爲俗士也。王介甫太古篇云。太古之道。果可行之萬世。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。必制作於其間。爲太古之不可行也。吾以爲識治亂者。當言所以化之之述。曰歸之太古。非愚

則評

道可道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此所謂正言若反也。吳草廬注云。老子一書。皆是此意。澄謂佛氏書亦然。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。卽非般若波羅蜜。是也。

不尙賢。使民不爭。司馬溫公注云。賢之不可不尙。人皆知之。至其末流之弊。則爭名而長亂。故老子矯之。此一矯字。足以盡老子之學矣。

聖人欲上。人以其言下之。欲先。人以其身後之。將欲歛之。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。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。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。必固與之。吳草廬注云。老子大概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。而使人不可測。知孫吳申韓之徒。用其權術。陷人

於死而人不知。其立言不能無弊。有以啓之。澧案孫子云。兵者。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。用而示之不用。近而示之遠。遠而示之近。始計篇又云。能愚士卒之耳目。使之無知。易其事。革其謀。使人無識。九地篇此老子之爲也。吳子則無此等語。草廬連及之耳。

古之善爲道者。非以明民。將以愚之。吳草廬注云。其流之弊。則爲秦之燔詩書。以愚黔首。程子云。秦之愚黔首。其術蓋亦出於老子。二程遺書卷十五澧案韓非云。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。而行法令。和氏篇○因學紀聞云。史記商君傳。所燔止於國中。至李斯乃流毒天下是燔詩書。始於商鞅。姚姬傳洪雅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。民不貴學。則愚。愚則無外交。國安不殆。聖令篇韓非亦云。羣臣爲學者可亡。亡微篇韓非之學。出於老子商鞅也。莊子亦云。絕聖棄智。大盜乃止。殫殘天下之聖法。而民乃可與論議。法法篇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。而勝廣大盜乃起也。

老子云。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。忠信之薄。而亂之首。文子述老子之言。則云德者。民之所貴也。仁者。民之所懷也。義者。民之所畏也。禮者。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文之順也。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君子無德則下怨。無仁則下爭。無義則下暴。無禮則下亂。四經不立。謂之無道。道德篇此非老子之言。老氏之徒。知仁義禮之不可無。而爲是言耳。然又恐背老子之旨。故又云。深行之。謂之道德。淺行之。謂之仁義。薄行之。謂之禮智。上仁篇此所謂遁辭也。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。文子。子夏之弟子。然則文子蓋嘗爲儒家之學。故依違於二者之間也。

洪稚存云。自漢興。黃老之學盛行。文景因之以致治。至漢末祖尙園虛。於是始變黃老。而稱老莊。陳壽。魏志。王粲

傳。末言嵇康好言老莊。老莊並稱。實始於此。即以注二家者而論。爲老子解義者。鄰氏。傅氏。徐氏。河上公。劉向。毋丘。望之。嚴遵等。皆西漢以前人也。無有言及莊子者。注莊子。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。而向秀。司馬彪。郭象。李頤等繼之。案文堂王氏合刻河上公。禮案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。至黃老之學。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。史記孟荀列傳。云。慎到田駢接子環淵。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。蓋其時已盛行矣。

漢桓帝事黃老道。後漢書。循吏王渙傳。張角奉黃老道。皇甫謐傳。漢初以黃老治。其末亦以黃老亂。嗚呼。可不戒哉。

道家者流。歷記存亡禍福。知卑弱以自持。此漢書藝文志語。馬季長不應鄧騭之命。飢困悔歎。以爲非老莊所謂。其後遂

爲梁冀草奏李固。後漢書。本傳。此誤於卑弱也。嵇叔夜讀莊老。重增其放。與山巨源絕交書。後遂爲司馬昭所殺。此誤於放縱

也。二者皆可爲好老莊之戒也。馬季長已言老莊洪稚存云。始於嵇康。亦非。

莊子。云。自其同者視之。萬物皆一也。禮充符。此託爲孔子語。又云。知天子之與已。皆天之所子。人間世。此託爲顏子語。

張橫渠西銘。卽此意。

莊子。云。顏回曰。敢問心齋。仲尼曰。唯道集虛。虛者。心齋也。人間世。此託爲孔顏問答。呂與叔。有詩云。學如元凱方成

癖。文似相如始類俳。獨立孔門無一事。只輸顏氏得心齋。二程遺書卷十八。又見上蔡語錄。此則誤以莊子寓言。爲孔顏之學矣。

楊朱。是老子弟子。見列子。黃帝篇。及莊子。寓言篇。莊子云。陽子居。子居。盜朱之字。故禽滑釐問楊朱云。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。則子之言當矣。列子。

楊朱。荀子云。言談議說。已無異於老墨。而不知分。是俗儒者也。儒效。所謂老墨。卽楊墨也。老子云。故貴以身爲天

下。則可以寄天下。愛以身爲天下。則可以託天下。吳草廬注云。愛惜貴重此身。不肯以之爲天下。楊朱爲我之學。原於此。

楊朱云。百年之壽大齊。得百年者千無一焉。設有一者。孩抱以逮昏老。幾居其半矣。夜眠之所弭。晝覺之所遺。又幾居其半矣。痛疾哀苦。亡失憂懼。又幾居其半矣。量十數年之中。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。亦亡一時之中爾。則人之生也。奚爲哉。奚樂哉。爲美厚爾。爲聲色爾。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。聲色不可常翫聞。乃復爲利賞之所禁。勸名法之所進退。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。規死後之餘榮。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。惜身意之是非。徒失當年之至樂。不能自肆於一時。重囚纍梏。何以異哉。列子楊朱篇。以下引莊子云。人上壽百歲。中壽八十。下壽六十。除病瘵死喪憂患。其中開口而笑者。一月之中。不過四五日而已矣。天與地無窮。人死有時。操有時之具。而託於無窮之間。忽然無異。騏驎之馳過隙也。不能說其志意。養其壽命者。皆非通道者也。盜肆此二說正同。故楊子雲云。

莊楊墨晏也。法言。五百篇云。莊楊蕩而不法。墨晏儉而廢禮。○莊子齊物論云。儒墨之是非。故言儒墨之是非。而剽剽之也。

列子言楊朱見梁王。言治天下。如運諸掌。又述其言云。不逆命。何羨壽。不矜貴。何羨名。不要勢。何羨位。不貪富。何羨貨。此之謂順民也。又云。野人之所安。野人之所美。謂天下無過者。又云。人人不損一毫。人人不利天下。天下治矣。澧案楊朱之學。此其大略也。蓋人人不羨名位。則朝無篡弑之臣。不羨貨利。則野無盜竊之民。各安其所安。各美其所美。故天下治矣。然欲如此。必先使天下無窮民。而後可。彼其言曰。宋國有田夫。常衣縕屨。以過冬。暨春東

作。自曝於日曰。負日之暄。人莫知者。以獻吾君。將有重賞。然田夫若無繼贖以過冬。何能待春日負暄乎。且使無田。則安有東作乎。此雖寓言。然其說。則有不可通者矣。惟不逆命數語。可見其人品頗高。故孟子曰。逃楊必歸於儒。蓋頗近於儒耳。

楊朱云。天下之美。歸之舜禹周孔。天下之惡。歸之桀紂。凡彼四聖者。生無一日之歡。死有萬世之名。名者。固非實之所取也。雖稱之弗知。雖賞之不知。與株塊無以異矣。彼二凶也。生有從欲之歡。死被愚暴之名。實者。固非名之所與也。雖毀之不知。雖稱之弗知。此與株塊奚以異矣。彼四聖雖美之所歸。苦以至終。同歸於死矣。彼二凶雖惡之所歸。樂以至終。亦同歸於死矣。以舜禹周孔儕於桀紂。孟子之距之。非好辯也。善與惡皆掃而空之已。似後世禪家宗旨矣。

楊朱云。忠不足以安君。適足以危身。義不足以利物。適足以害生。然則不必以忠事君。以義利物也。此孟子所謂無君。所謂充塞仁義也。

楊朱云。太古至於今日。年數固不可勝紀。但伏羲以來。三十餘萬歲。賢愚好醜。成敗是非。無不消滅。列子云。夏革曰。物之終始。初無極已。殷湯曰。然則上下八方。有極盡乎。革曰。無則無極。有則有盡。無極之外。復無無極。無盡之中。復無無盡。湯問篇。又云。長廬子曰。天地空中之一細物。天瑞篇。澧案列子此所述諸說。既以爲始終無極。上下八方無極。而且無無極。天地但爲空中細物。三十萬歲之人事。無不消滅。何難舉而空之乎。此列子所以貴虛也。天瑞篇或謂子列子曰。列子乃中國之佛也。黃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冊云。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。失子語類云。佛氏之學。子奚贊焉。又云。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。卷一百二十六。子史精華釋道部采。

釋子莊子同於
宗門者十餘條

楊朱云。太古之人。知生之暫來。死之暫往。列子云。林類曰。死之與生。一往一反。故死於是者。安知不生於彼。天璣篇

此卽輪迴之說也。錢辛楣養新齋釋氏隨錄。讀書齋初錄皆以爲釋氏之說出於此。

孟孫陽問楊子曰。有人於此。貴生愛身。以斬不死。可乎。曰。理無不死。以斬久生。可乎。曰。理無久生。且久生奚爲。百年猶厭其多。況久生之苦也乎。孟孫陽曰。若然。則踐鋒刃。入湯火。得所志矣。楊子曰。不然。究其所之。以放於盡。何遽遲速於其間乎。觀此。則楊朱雖爲孟子所距。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。以生爲苦。亦與佛氏同。

墨子云。別士之言曰。吾豈能爲吾友之身。若爲吾身。爲吾友之親。若爲吾親。是故退睹其友。飢卽不食。寒卽不衣。禮案此謂友飢而不餽。以疾病不侍養。死喪不葬埋。別士之言若此。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。行亦不然。曰。吾聞爲食友寒。而不贈以衣也。疾病不侍養。死喪不葬埋。別士之言若此。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。行亦不然。曰。吾聞爲

高士於天下者。必爲其友之身。若爲吾身。爲其友之親。若爲其親。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。兼愛下篇當時楊氏爲我。

墨氏兼愛。兩家爭辯。故有別士兼士之目也。又有別君兼君之目。用楊氏之說者。爲兼君也。

諸子之學。皆欲以治天下。而楊朱之計最疎。墨翟之計最密。楊朱欲人不貪。然人貪則無如之何。老子欲人愚。然人詐則無如之何。商鞅。韓非。皆欲人畏懼。而自禍其身。墨翟兼愛。非攻。人來攻。則我堅守。何以爲守。蕃其人民。積其貨財。精其器械。而又志在必死。則可以守矣。此墨翟之所長也。三國志。劉巴傳。注引零陵先賢傳云。巴曰。內無楊朱守靜之術。外無墨翟務時之風。務時二字。

足以盡墨
氏之學。

備城門。備高臨。備梯。備水。備突。備穴。備蟻附。畢氏注云。迎敵祠。旗幟。號令。雜守。十一篇。所謂墨守也。此乃最古之兵書。惜其文多脫誤難解。近者。藤縣蘇時學。舉人。字。著墨子刊誤。是正頗多。稍稍可讀矣。

魯問篇云。魯人有囚子墨子。而學其子者。其子戰而死。其父讓子墨子。子墨子曰。子欲學子之子。今學成矣。戰而

死。而子慍。是猶欲糶糶。則慍也。魯與。淮南子云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。皆可使赴火蹈刃。死而不還踵。秦族。呂氏

春秋云。墨者鉅子孟勝。善荆之陽城君。陽城君令守於國。荆王薨。羣臣攻吳。起兵於喪所。陽城君與焉。荆罪之。收

其國。孟勝曰。受人之國。不能死。不可。其弟子徐弱曰。死無益也。而絕墨者於世。不可。孟勝曰。我將屬鉅子於宋之

田襄子。徐弱曰。若夫子之言。弱請先死。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。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。孟勝死。弟子死之

者。百八十三人。以致令於田襄子。畢氏校本云。句上當有。遂反死之。也。上德篇。○案墨氏所謂鉅子。猶沙門傳衣者。畢氏已駁正之。澧案墨子之學。以死爲能。戰國時俠烈之風。蓋出於此。孟子所謂墨子摩頂放踵。摩。猶糜也。謂糜

爛也。劉孝標。廣絕交論云。皆願摩頂至踵。臆膽抽腸。江文通。詣建平王上書云。剖心摩頂。以報所天。任彥昇。奏彈

曹景宗云。自頂至踵。功歸造化。潤草塗原。豈獲自己。皆用孟子語也。皆糜爛而死之謂也。晏子春秋。公孫接田。開

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。曰。三子。何不計功而食桃。三子挈領而死。諫下。齊有北郭騷者。養其母不足。晏子分食粟以遺之。晏子見疑于景公。出韓。北子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。曰。晏子去齊國。齊必侵矣。方見國之必侵。

不若死。謂其友曰。盛吾頭于笥中。退而自刎。其友曰。北郭子爲國故死。吾爲北郭子死。又自刎。景公大駭。追晏子反。雜下。以死爲能者。其風氣蓋出於此也。

孟子謂墨子無父。嘗疑其太甚。讀墨子書。而知其實然也。墨子書云。公孟子曰。三年之喪。學吾之慕父母。子墨子

曰。夫嬰兒子之知。獨慕父母而已。父母不可得也。然號而不止。此其故何也。卽愚之至也。然則儒者之知。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。公孟篇。此之謂無父。

韓非子云。墨者之葬也。冬日冬服。夏日夏服。桐棺三寸。服喪三月。儒者破家而葬。服喪三年。大毀扶杖。夫是墨子之儉。將非孔子之侈也。是孔子之孝。將非墨子之戾也。顯學篇。韓非猶以墨子爲戾。孟子謂之無父。不亦宜乎。蓋專欲富國強兵。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。是則墨子之學矣。

公孟篇云。子墨子。與程子辯稱於孔子。程子曰。非儒。句何故稱於孔子也。子墨子曰。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。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。魚聞熱旱之憂則下。當此雖禹湯之謀。必不易矣。鳥魚可謂愚矣。禹湯猶云因焉。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。澧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。是其是非之心。有幾希之存。乃一聞駁詰之語。而遽爲強辯。至以鳥魚之愚比孔子。而自比禹湯。其狂悖至此而極矣。晏子春秋。毀訾孔子者五章。劉向第錄以爲非墨。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。澧謂蓋墨氏所妄造也。

貴義篇云。子墨子曰。以其言非吾言者。是猶以卵投石也。盡天下之卵。其石猶是也。不可毀也。墨翟自信之堅。自誇之妄如此。論衡云。墨家之議。自違其術。其薄葬而又右鬼。死者審有知。而薄葬之。是怒死人也。薄葬篇。○案書

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之言也。墨子將何辭以對耶。孰石孰卵耶。漢書藝文志。董子一篇自注云。名無心難墨子。今其書不傳。可惜也。

鄒特夫云。墨子經及經說。有中西算法。澧因取而讀之。如經上云。平同高也。此卽海島算經。所謂兩表齊高也。又云。直參也。卽海島算經。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。又云。壺間虛也。說云。壺虛也者。兩木之間。謂其無木者也。九

章算術。劉徽注云。凡廣從相乘謂之羣。卽此所謂纒也。海島算經云。以表高乘表間。李國風注云。前後表相去。爲表間。卽所謂兩木之間。無木者也。又云。端。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。說云。端。是無同也。此所謂端。卽西人算法所謂點也。體之無序。卽所謂線也。序如東序西序之序。猶言兩旁也。幾何原本云。線有長無廣。卽此所謂無序。謂無兩旁也。幾何原本。又云。線之界是點。卽所謂最前也。幾何原本。又云。直線止有兩端。兩端上下。更無一點。卽所謂無同也。又云。有間。中也。間不及旁也。說云。有間。舊作間。畢本改作間。是也。謂夾之者也。間謂夾者也。幾何原本云。直線相遇作角。爲直線角。在直線界中之形。爲直線形。皆此所謂有間也。線與界夾之也。又云。中同長也。說云。心中自是往相若也。又云。圓一中同長也。幾何原本云。圓之中處爲圓心。一圓惟一心。無二心。圓界至中心。作直線俱等。卽此所謂一中同長也。此其文義易明者。其脫誤難明者。細繹之。算術當更多耳。

特夫。又云。經下所云。臨鑑而立。景到。畢注云。卽今影倒字。謂窪鏡也。禮案經說下云。足蔽下光。故成景於上。首蔽上光。故成景於下。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。畢云。以表言非也。又云。鑒者近中。則所鑒大。景亦大。遠中。則所鑒小。景亦小。畢云。以鏡言是。

也。此則謂突鏡也。今西洋人製鏡之巧。不過窪突二法。而墨子已知之。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耳。經說下。又有云。擊有力也。引無力也。

疑卽西人起重之法。惜特夫已逝。如其尙存。當能解之。

天志中篇云。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。曰。磨爲日月星辰。以昭道之制。爲四時春秋冬夏。以紀綱之。雷降雪霜雨露。以長遂五穀麻絲。使民得而財利之。列爲山川谿谷。播賦百事。以臨司民之善否。爲王公諸伯。使之

賞賢而罰暴。賊金木鳥獸。從事乎五穀麻絲。以爲民衣食之財。今有人於此。驕若愛其子。竭力單務以利之。其子長而無報。子求父故。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。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。撒遂萬物以利之。然獨無報夫天。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。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。特夫以爲此卽西人天主之說。豈謂西人事事。似墨氏之學。惟墨氏非攻。彼則好攻。不同耳。關尹子二柱篇云。天非自天有爲天者。地非自地有爲地者。譬如屋宇舟車。待人而成。彼不自成。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。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耳。

貴義篇。云。子墨子南遊使衛。關中載書甚多。聃唐子曰。吾夫子教公尙過。曰。揣曲直而已。今夫子載書甚多。何有也。子墨子曰。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。夕見漆十士。翟上無君上之事。下無耕農之難。吾安敢廢此。今若過之心者。數逆於精微。既已知其要矣。是以不教以書也。黃東發之論陸象山曰。象山雖謂此心自靈。此理自明。不必他求。空爲言議。然亦未嘗不讀書。至其於諸儒之讀書。則指爲戕賊。爲陷溺。日鈔卷四十二。殆與墨子暗合者歟。墨子書引尙尙賢。中篇下篇。尙同。中篇。皆引呂利。明鬼下篇。引禹誓。卽甘誓也。其餘屢引仲虺之告。及太誓。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之言曰。儒者之道。古之人若保赤子。獨以康誥歸之儒者。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。故以爲儒者之道也。

墨子弟子。見於墨子書者。程繁。管黔敖。畢注云。疑數字。游高。石子路。滑釐。聃唐子。公尙過。勝綽禽。滑釐高。孫子。見於漢書藝文志者。隨巢子。胡非子。又有我子。顏注。引劉向別錄云。爲墨子之學。不言墨子弟子。又有田棟子志。但云先韓非子。顯學篇。有相里氏之墨。相夫氏之墨。鄧陵氏之墨。集聖賢羣輔錄。有宋鏞。尹文之墨。相里勤。五侯子之墨。苦

獲。已齒。鄧陵子之墨。莊子天下篇。有相里勤之弟子。五侯之徒。南方之墨者。苦獲。已齒。鄧陵子。孟子書。有墨者夷之。呂氏春秋。有墨者孟勝。徐弱。田襄子。腹䟽。論衡。福虛篇。有墨者之役繻子。晉魯勝。注墨辯鉞云。惠施。公孫龍。祖述其學。晉書本傳。孟子所謂墨翟之言盈天下。此可見其略也。

荀子云。上功用。大儉約。而慢差等。是墨翟宋鉞也。楊倞注云。宋鉞。孟子作宋輕。非十子。韓非子云。宋榮子之議。設不關爭。顯學篇。宋榮。亦卽宋輕。集聖賢羣輔錄。宋輕說秦楚罷兵。是爲設不關爭。而其意則在懷利。孟子告之曰。何必曰利。與首章告梁惠王同。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。卽距墨氏之要言也。

畢秋帆云。經上下。經說上下。四篇。有似堅白異同之辯。墨子畢氏刻本。孫淵如附記此語。澧案大取篇云。非白馬焉。執駒焉。說求

之舞。說非也。又云。苟是石也。白敗是石也。盡與白同是石也。此二條皆似有誤字。小取篇云。白馬馬也。乘白馬乘馬也。驪馬

馬也。乘驪馬乘馬也。盜人人也。多盜非多人也。無盜非無人也。愛盜非愛人也。不愛盜非不愛人也。澧案此與公

孫龍之說相似。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。此其證也。然墨子言白馬馬也。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。其說云。求馬黃黑

馬皆可致。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。故曰。白馬非馬。又云。堅白石三可乎。曰。不可。視不得其所堅。拊不得其所白。且

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。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。堅以手而手以捶。是捶與手知而不知。而神與不知神乎。是之謂

離焉。皆較墨子之說。更轉而求深。皆由於正言若反。而加以變幻。然其末篇。則云。古之明王審其名實。慎其所謂。

其大旨不過如是。何必變幻乎。後世談國談禪者。皆有類於此。○三國志。郭艾傳。注云。愛邵長子。輸子。輸子。辭辯於論議。採公孫龍之辭。以談微理。

孟子趙注云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。禮案墨子公孟篇云。子墨子曰。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。又云。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。告子勝爲仁。子墨子曰。未必然也。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。告子毀墨子之行。墨子亦不以告子爲仁。總之相誣而已。

申不害之書已亡。惟羣書治要。采其大體篇。有云。名者。天地之綱。聖人之符。張天地之綱。用聖人之符。則萬物之情。無所逃之矣。故善爲主者。倚於愚。立於不盈。設於不敢。藏於無事。竄端匿疏。日本佚存叢書評云。疏疑跡。示天下無爲。是以近者親之。遠者懷之。示人有餘者。人奪之。示人不足者。人與之。剛者折。危者覆。動者搖。靜者安。名自正也。事自定也。是以有道者。自名而正之。隨事而定之也。又云。聖人貴名之正也。主處其大。臣處其細。以其名聽之。以其名視之。以其名命之。禮案羣書治要。采此篇。蓋取其稍醇正者。然藏於無事。竄端匿疏。已見其術矣。名者。天地之綱。云云。又可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。本於黃老。而主刑名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者也。史記。但言其主刑名。漢書刑法志云。韓任申子。秦用商鞅。有鑿顯抽脅錢亨之利。則無異孫皓劉銀矣。

韓非子。引申子云。上明。見人備之。其不明。見人惑之。其知。見人惑之。不知。見人匿之。其無欲。見人司之。其有欲。見人餌之。故曰。吾無從知之。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。申子曰。慎而言也。人且知女。慎而行也。人且隨女。而有知見也。人且匿女。而無知見也。人且意女。女有知也。人且藏女。無知也。人且行女。故曰。惟無爲可以規之。又云。獨視者謂明。獨聽者謂聰。能獨斷者。故可以爲天下主。外儲說右。上。又云。失之數而求之信。則疑矣。又云。治不踰官。雖知不言。三。難。

申不害之術。於此可見其略矣。其所謂無爲者。本於老子。因而欲使人主自專自祕。臣下莫得窺其旨。趙高說秦二世。所謂天子稱朕。固不開聲。秦之亡。由此術也。劉向別錄。稱其尊君卑臣。崇上抑下。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說則有利有病。觀於漢魏以後可見也。

戰國策云。魏之圍邯鄲也。申不害始合於韓王。王問申子曰。吾誰與而可。對曰。臣請深惟而苦思之。乃微謂趙卓韓釐曰。子皆國之辨士也。夫爲人臣者。言不必用。盡忠而已矣。二人各進議於王。以事申子。微觀王之所說。以言於王。王大說之。鮑彪注云。此術之最下者。○韓策。又云。申子請仕其從兄官。昭侯不許也。申子有怒色。昭侯曰。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。今有所求此。我將奚聽乎。申子乃避舍請罪。同上。又見韓非子。外儲說左上。申不害之劣如此。乃稱爲一世之賢士。亦

韓何哉。
商鞅云。以良民治。必亂至削。以姦民治。必治至強。說民篇。行刑重其輕者。輕其重者。同上。重刑而連其罪。聖令篇。王者刑九賞一。去強篇。王者刑用於將過。賞施於告姦。開塞篇。求過不求善。同上。嗚呼。旣以姦民待良民。刑九而賞一矣。而賞又施於告姦。則不啻刑十而賞無一也。又云。國有禮。有樂。有詩。有書。有善。有修。有孝。有弟。有廉。有辯。國有十者。上無使戰。必削。至亡。國無十者。上有使戰。必興。至王。去強篇。六蠹。曰。禮樂。曰。詩書。曰。修善。曰。孝悌。曰。誠信。曰。貞廉。曰。仁義。曰。非兵。曰。羞戰。國有十二者。上無使農戰。必貧至削。斷令篇。嗚呼。禮樂詩書仁義。不必與論矣。若孝悌。則自有人類以來。未有不以爲美者。而商鞅以爲蠹。以爲必亡必削。非梟獍而爲此言哉。親親尊尊之恩絕矣。此太史公論車六家要指語。